

學

福

齋

集

學福齋集

卷之五

謝古梅詩集序

張幻花先生澹吟樓詩鈔序

張太僕賦清草堂詩鈔序

王廉使春暉堂詩鈔序

吳樸坪先生詠史詩序

朱靜廬細論集序

全椒吳徵君詩集序

錢章遠先生南邨集序

綠萼梅詩鈔序

盧芥舟遺詩序

陳石鶴遺詩序

過躍千遺詩序

張虞耕遺詩序

吳吟香遺詩序

太原王公瑟齋集序

學福齋集卷五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謝古梅詩集序

代

交友天下同心最難自總角至白首而益厚尤難也則把其遺集而讀之不待聞笛而感喟矣余之得交于古梅也以林子蒼巖其時古梅未弱冠才氣壯發相切劘爲詩文甚銳家故貧少孤母夫人教之嚴然聞其與余輩遊街鼓動後坐待其歸詢所課以爲笑樂家有二梅亭多蓄金石文字余過對翫移日餽飫酒炙相屬皆母夫人手治而出今思之宛在目也庚子古梅領解登第

遂官翰林余以選人赴都僦寓宣武門外居止接近出
則聯茵歸卽促膝銜杯和墨吟詠不廢久之余去尹粵
中古梅旋引疾得色養者九載迨罷歸而古梅已在聖
室相對泣然古梅屏筆硯余間有作亦衰颯減思嚶鳴
求聲有同感也其後古梅復入京師仕益顯名益盛由
祭酒踐閣學

上方嚮用之寓余書情事娓娓輒及舊遊余伏處衡茅
竊冀故人它日釋政而還白髮追尋重醉二梅亭而古
梅遽卒于位忽忽又十年矣曩昔遊好都成陳迹每與
蒼巖言之輒相顧出涕況讀其詩也哉古梅旣以文章

名天下其所爲詩力矯時趨思追古人而與馳騁上下
其高者絕類劉夢得元裕之善行草小篆分書無不臻
妙孫卿子曰倅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未嘗有兩而精者古梅之
于學乃無所不精若是爲尤難也古梅之長君璩繼成
進士葢事地官將梓古梅之集以行書來丐序古梅立
朝德業京雒諸公旣詳序之矣余與古梅生同里閒習
知其孝于親孚于友而交余久彌篤故述疇昔往來之
好而俯仰逝川顧幕宿草三致意焉旣悲余亦以質古
梅于九原也

張幻花先生澹吟樓詩鈔序

自柴桑倡爲閑遠自得之詩而唐之嗣響者王孟韋柳
後先代興不求之於辭句而合之於志趣得其神而遺
其形從乳出酥因指見月其於詩也精矣夫閑遠自得
靜者之詩也靜者之處世恬然以和穆然以遠無入而
不適故其人多壽佛之說湛寂琴之德專一是故喜爲
閑遠自得之詩者其人多好佛而善琴幻花先生自康
熙癸巳成進士入

內庭校書旣竣告歸以文史自娛甲辰後徙居澱湖之
濱莪花觀稼希入城市洗句之餘間發奇弄晚歲專脩

淨土盡屏諸緣自編其平生所爲詩曰澹吟樓詩鈔凡若干卷有味乎靜者之言也先生詩上擬柴桑而出入於王孟四家不規規字句之間而一以閑遠自得爲宗夫柴桑當滄海橫流之日居貧守約王孟諸賢遭逢出處或不能自如先生則生屬休明席世美蚤取科目而能蕭然自遠定迹幽栖優游以鄉先生終壽逾古稀尤爲不可及也已柴桑嘗入蓮社而摩詰若子厚皆於佛有宿因結願非偶然者又柴桑能識琴趣王孟諸賢之詩讀之壹倡而三歎可謂具有琴德以視先生斯靜者之所同也豈盡學焉而得者哉先生嘗於它所見余詩

以爲可與言易簣前語其諸孤必屬余爲序余雖未獲
御先生先生之遇余與素心晨夕無異使其尙存則余
之奉教當何如邪此余旣序先生詩而爲之慨焉以永
歎者也

張太僕賦清草堂詩鈔序

雍正庚戌之冬借山上人僑寓超果之西來房余偕盧月川訪之上人老矣而斷斷論詩聞者驚謂之岑大蟲稍稍避去而盛稱張太僕吟樵先生之詩出其所刻完玉堂本中有太僕梅花和韻八首緣情體物句雅字新信乎其言也歸而質諸吾師宮允黃公亦以爲然自是懷之於心思欲得其全而觀之未久太僕旋歸道山上人亦化去而余役役奔走四方此願未遂也今年夏養疴潭西先生之伯子栖靜將校刻先生之詩過而問序此故後生末學宿昔之志也旣卒業遂爲之書曰先生之

少也生於鼎族天稟雋朗與表兄周寒谿太史弟長史
庶常螢牕雪硯切磋爲詩文辛酉省其親少司馬始遊
京師丙子舉於鄉同舉焦南浦徵君益相勉於學其間
隨計需次往來南北所交皆名流魁士詩酒朋讌名益
起久之以選人爲尚書郎出守桂林聰明彊力不廢吟
咏諸使方倚其才而先生以太夫人年高乞養歸雖居
林泉志不忘公家曾一請助餉於邊繼請分浚吳淞水
利

天子嘉之卽家拜太僕少卿自此遂不出間或放舟吳
越爲山澤之遊晚耽禪悅與上人交最久完玉堂詩卽

先生之所刻而陸香林繆雪莊諸老輩尤先生之素心
晨夕時相唱和者也先生之詩浸淫卷軸畱連山水描
摹景物善寫情事其自得之趣有出人意表者非可以
尋常蹊徑求也蓋先生少資麗澤之益中得江山之助
晚有悟于宗門背觸之旨是宜上人與先師當日咸愛
誦之謂可以問世而傳後也烏嚀自庚戌至今三十年
余始得盡觀先生之詩而伯子又能收拾校讐刻之以
傳使海內盡得見之而余之無似亦獲挂名于卷中不
可謂不幸所惜者月川之墓草久宿不得促膝挑鐙共
證兩老人欣賞之非誣斯爲可憾也已

王廉使春暉堂詩鈔序

表丈王東麓先生春暉堂詩鈔若干卷子芳將校刊以行以余曾與倡和之未能知先生詩者屬爲序之詩者言性情之物然必研討百氏以發其華遊遨四方以助其興又得登朝奉使以展其奇肆閎麗之才清雋之筆記所謂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也非是儷華配葉矣候蟲之吟而時鳥之鳴矣先生奉親孝事兄恭與弟友弟殉撫其遺孤倍至其于性情篤而摯航古內敏晨夕一編在翰林校理秘文休沐無倦其于學遂而精其計偕旅次朝集往來遇佳山水古昔遺跡雖車殆馬煩而吟

眺不去適然其得江山之助者也至若珥筆承明著作之庭乘輶粵閩梁宋之境高文大冊冠其同列奏議條告世奉楷模以其餘暇卽爲歌詩長篇短詠洋洋乎諧金石而爛黼黻也可謂盛而美矣余託葭莩其視學嶺南橐筆而遊者四年泊從太原公入閩而先生分巡興泉旋秉臬事每過把酒聯吟先生思速而調高氣清而神逸其宗尚在宋元之間而不假彫飾自合格律誠非規規摹仿者所能及也先生慈祥愷悌煦然以溫無疾言遽色士有窮困歸者無不游揚汲引必使得所而已其督學校粵人化之飭兵刑閩人頌之爲監司豫人德

之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尤先生之獨得于風雅者
與先生平生所爲詩甚多而今止于此者每一篇成旋
棄其槩以故半就散佚然觀唐人劉昫盧秦系詩最少
而至今傳誦要其不朽者自在也先生嘗與余言古樂
府久亡後之人尋聲肖影側足學步終與畫龍刻鵠等
吾不爲也又言近體律絕求工已難何必定爲古詩故
集中存者無幾余觀晚唐諸集無古詩者什之七八而
律絕烜赫後禩體不務備唯求其工先生之言誠篤論
也於乎先生歸道山十年矣回念昔游蒼乎眇不可卽
今者幸奉遺編反復吟繹不獨服膺先生之揚風扞雅

而令子收拾校刊以壽于世斐然繼以詩鳴此白頭殘
客所爲念世美而慰藉者也

吳樸坪先生詠史詩序

詠史詩一卷吾鄉吳樸坪先生之作也先生熟於史其詠自漢以迄宋元其體絕句其爲首若干冊府校理之餘縣齋讀書之日興至卽吟積久成帙其言覈其材闕而肆矣吾聞詠史之詩蓋始於魏曹植之三良詠史之爲題則肇於阮瑀而繼以左思張協鮑照逮唐而李翰林之於彌衡劉賓客之於先主其後溫李踵興古近間作迄於晚季之孫元晏周曇多至百首一以絕句行之可謂汜濫矣先生網羅鉛槧薈蕪縝心周八極之遙目窮千載之上寓哀鉞於單辭區妍媸於七字屏陳言

而下新意闢誣說而成定評此直史氏之外篇詩人之
頌義颯颯乎可歌而可誦者也先生以癸卯進士入詞
館改行人出宰廣西之永福薦舉鴻博行取擢平樂府
同知未幾移疾家居數年卒先生爲縣十七年凡所施
設至今戴之其兼權義寧當蠻亂之後拊循安輯民稱
其仁泊去官歸今相國尹公總制兩江同館舊也數以
書招之終謝不往蓋先生之出處又如此先生葬時未
刻志銘故附見焉亦以表先生之可重於方來者不止
於詩求之也先生旣沒之若干年其嗣君季常校而板
行爰應其請而序焉

朱靜廬細論集序

故孝廉朱君靜廬余之表兄也其先居郡西之聚奎里與余家隔前後巷幼在塾見其白桃花詩卽愛之洎贅于李氏朱李世親知之尤詳而靜廬名日起舉京兆去客河西縱觀塞上之勝足跡所履幾半天下其與遊皆鉅公宿德大士切劘講求而質敏思深博學好古手不舍卷口不去吟咏故其詩目工集日益今所存細論畢蘭諸編皆是也昔宋潛溪之論詩以爲有超世之才稽古之功又得良師益友之切磋而赴以宵詠朝吟而濟以遠遊江山之助於是乃能稱其器究其施擇其精驗

其所至之淺深發揮其性靈五美備而始可以詩吾讀
靜廬之詩而按其生平尋其端緒至于再至于三而嘆
其有合潛溪之論也以余所見近世之詩人始未嘗不
烜赫歲月浸久而晦蝕者有矣則美不能備之故也韓
非曰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圉之木千年無輪人
苟自恃其才智而不讀書不求友不苦心勞思不登陟
閱歷亦終身無與風雅之第一流矣若靜廬者豈非難
得而可貴也哉靜廬數上春官不第惜其遺病以沒未
及五十而名不大昌于時也然士之取高科享大年者
何限求其如靜廬之有詩傳後蓋千百而一見焉則亦

與草木同腐耳靜廬何憾乎乾隆癸丑余遇其子企田
於京師卽諾爲序自後由粵之浙之皖企田屢促而未
爲也去夏聞歸企田來言渝約凡余之未卽爲者愛靜
廬之詩欲世觀其大全且俟後命今企田索不已因書
此應之他日企田從余言盡刻其遺詩以傳則細論一
集比于鬻五熟釜者先嘗其味則余慰矣

全椒吳徵君詩集序

故徵君全椒吳敏軒先生自其鄉移家白下出游江淮間留揚最久以詩名東南東南之人交口推先生今猶然也癸未之夏先生沒十年矣長公舍人娘來廣陵出所編先生詩曰文木山房集者屬爲序逡巡未爲今舍人行有日矣猶憶甲戌十月余往先生所泊先生來俱不遇未幾余去客運解而先生亦遂卒自以不獲御李君居恆悵惘今幸盡讀其詩且挂名於集中希世之寶遲之久而始得覩方以爲快余曷敢辭哉因系之曰詩不由三百篇出者不知六義之旨不知六義之旨則言

情不深言情不深非詩之至也先生少治毛詩于鄭氏孔氏之箋疏朱子之集傳以及宋元明諸儒之緒論莫不抉其奧解其癥結獵其菁英著爲詩說數萬言醇正可傳蓋有得於三百篇者故其自爲詩妙騁杼柚隨方合節牢籠物態風骨飛動而忠厚悱惻纏綿無已之意流溢於言表使後之觀者油然而思溫然如卽其人蓋非今世之詩而古作者之詩也豈區區穩切聲病儷青如白求工字句之末以相市哉吾聞先生爲人謙雅樂易博學喜譚藝接引後進恆恐不及生平澹於名利每聞佳山水則褰裳從之嘗舉鴻詞辭疾不至優游詩酒

竟以韋布終此可以想其風矣夫以慕先生而阻於不
一見乃今辱交先生之子將三年之久因得紬繹篇章
習聞行義而效以文字之役宜有深恩鉅製稱舍人之
屬者顧余衰闇未能也余惟與誦先生之詩者同矢寤
寐而已矣

錢章遠先生南村集序

吾郡風雅始自明初袁侍御管長史殘膏賸馥沾丐後人繼響追蹤一鐙不熄啓禎季世陳黃門狎主齊盟提倡宗指幾社七子之詩遂名于寓內虞山蒙叟出而爭霸橫加詆譏祧唐音而禰宋元豈足以服天下乎

聖朝定鼎文運昌明昭回之光下飾萬物九峰三泖間諸前輩起紹餘緒操觚擊盞比肩林立錢氏一族遂有數人若介微柏齡武子德震越江金甫尤爲雄俊而章遠先生萬里則學于吳日千高士之門高士爲黃門入室弟子傳衣有自付授得人今所遺南村集則其聲張

君通三所鈔零落無幾蓋什之二三也先生性喜交游
與同郡金蓬山董蒼水周冰持莫稗廉王椒園嚴士諸
先生暨先王父耀遠公爲文酒之交而當湖沈客子僧
借山亦時往來以是聲譽日起客至雲間者無不知有
錢章遠先生也先生之詩一本性情而充之以問學古
歌近體取法三唐間出入于何李非如世之規規摹
仿者第求工字句而已是黃門之苗裔而高士之繼別
也雖一鱗片甲可以珍矣先生無後篇什散佚幸其聲
爲之收拾來請序者通三之子炳南先生之外孫也炳
南幼孤苦奔走四方沿牒爲清河縣佐罷歸篤於宗鄰

凡敦本之事無不爲今又將梓外大父之遺詩可謂難
得者而余之室其從姑也旣與先生世交又有葭莩之
連故不辭而書之

綠萼梅詩鈔序

余於梅少遊鄧尉中歲去南方陟庾嶺入羅浮登華首臺歸而客杭汎西溪尋臬亭間過金陵憩高坐寺觀陳朝之古梅以余性之所嗜凡有梅之區或一至再至且有數數至者焉而吾鄉之中則稱姚氏飛鴻葉氏南村超果廣化雨花諸僧舍鹿鹿奔走偶歸及春必往觀焉然數年以來南村超果先後稿雨花逝亦漸瘁唯飛鴻廣化之梅自歸於清河則花日以繁茂蓋有飛鴻之梅者爲西圃有廣化之梅者爲於鄉余於西圃舊而於鄉旣沒始交令子文亭曾爲七古詩以記其盛此綠萼梅

詩鈔則於鄉存日所彙而文亭伯仲校而刻者凡倡和
投贈之作胥在焉以余所見梅之紅白玉蝶多而綠萼
絕少唯西溪之永興寺有綠萼二株傳爲馮具區太史
手植東澗老人有詩詠之今已爲人伐去矣夫花之所
尚色與香爾然二者常不能以相兼是故閩粵之花恒
豔江南之花滋香地產之不可強如是婉彼綠萼出於
衆梅之中色香俱絕爲種獨異體物者至取仙人綠萼
華目之宜爲於鄉喬梓寶愛封殖吟賞而勿置也昔姚
文公序牡丹歷書其種之別株之高萼之大與遊觀之
美讌飲之樂而尤於鄧州蕭氏之承顏亭三致意者蓋

由花主人賓客之皆善詩也則余於是編烏能無言乎
況重以桑梓而同其嗜好者乎吾聞於鄉之爲人閉關
却埽超然物外惟吟詠種藝之是娛今文亭伯仲又能
循而守之顧手澤之留遺懼篇什之散佚卽一花之微
可以知其克家矣是又蕭氏之所不及也於是乎書

盧芥舟遺詩序

烏曄此吾亡友盧君芥舟之遺詩也余于雍正庚戌始交芥舟與里中王京客李采符璜溪陳東尹切劘爲詩歌繼同問業于唐堂先生芥舟爲文子先生孫長身銳頭齒少余一歲而才雄甚以居止之接近蕭晨雨夕履錯然往來喁于杯酒商榷墳素吾兩人交相善也壬子冬芥舟上春官明年余饑驅出遊道梁宋入燕而芥舟已往南皮余亦遠之嶺外乾隆壬戌始歸相見自後余去客西湖者五年間歸歸或三四日與芥舟不數數見見輒讀其詩繁富而工雅今所存者止數十篇又非其

至者而與余輩之酬答者僅有在焉蓋其旣沒而詩之放逸者多矣猶憶丁卯冬盡余自皖入閩過家度歲芥舟走別余曰吾數隨計瑁璫將五十此行若不得志歸則專事于詩耳色黯然抗手交衢去而復返與芥舟別屢矣未有若此之悵悵者蓋嗣是而吾兩人不獲再見矣夫以芥舟之心思才力一趨于風雅其進與古作者並無難惜其大暮遽及懷之入地余竟不得而盡之也芥舟幼失恃與同懷小弱弟相依讀書迨父喪弟殤其志彌勵每與余言少日貧困有人所不能堪者夫以交子先生之賢而芥舟勤苦好學起而思紹其緒壯歲以

鄉舉終所遺唯詩零落百不存一天旣厄之遇限之年而復靳其名于身後此余所爲拊卷而流涕也初余同爲詩者越一歲卽哭東尹遠客二十年哭采符繼哭京客最後哭芥舟今茲歸而序其遺詩生平故人凋謝殆盡寢門陳菱逝波何駛追思曩昔觴詠之好邈不可得向子期感音而歎陸士衡老猶爲客俯仰身世獨何情哉然陳王諸君詩付託無人已化冷風寒灰而芥舟賴從兄之孫某亟爲收拾將刻而流傳之吾觀唐詩人若王季友沈千運孟雲卿輩存詩無多而膾炙到今芥舟詩卽少有刻而流傳之者安知不見賞于來葉也哉

陳石鶴遺詩序

亡友陳君石鶴詩人也諱桓字某晚自號石鶴而人皆以石鶴呼之于是郡中無不知有詩人陳石鶴者石鶴之兄枚以畫供奉

內庭承

世廟恩官內務府掌儀司員外郎石鶴之畫亦如其兄皆采入張庚畫徵錄而石鶴則以詩名方兄貴時石鶴雅不樂爲介弟旣沒而家析石鶴不善治生日益貧衣如縣鶉犂兩肩行吟風雪中市人或匿笑之而石鶴左右顧自若也居久之喪偶携其子栖委巷後轉入城西

之湛然菴與客談詩書間爲人作畫得錢卽沽酒以飲
父子或忍餓竟日而終不肯乞貸於人以是人皆高其
節願交陳先生而石鶴夷然不屑也余每自廣陵歸輒
尋與論詩石鶴亦數過余今春余歸將訪之而石鶴則
已死矣菴僧云陳先生臥處隔一版死之夕挑燈起作
書中宵放筆有聲曉視之則偃然在牀蓋無疾而化矣
其所書則遺偈及寄子札也嗚呼異矣哉余旣往哭而
其子奉遺詩泣求序余述石鶴之生平依隱玩世超然
遠俗蓋有類于古之狷者不獨以詩自見也故爲序其
崖略如此庶後之君子觀其詩而知其人則石鶴雖國

於生時而猶冀見伸於將來也嗚呼哀哉其子書龍亦
能詩而爲人則恂恂拘謹云

過躍千遺詩序

余自癸酉冬會送潘敏惠公之葬于常州重晤無錫過君躍千共論閩越舊遊意有不可則感慨擊案鬚髯戟張其精神才力強果奮發視取科第如拾芥乃去秋至常而公子章叔手詩一卷曰此躍千之詩也盍序之問今安在則已死矣嗚呼以躍千之才之精力懷銀黃致長年意中事爾乃別去十餘載仍數見黜於有司奔走四方卒以窮困而死何蒼蒼者喜暱就鬼瑣庸庸者流俾之富貴壽考而獨厄於斯人也然昔之不得盡其施者多矣是才者身之災而造物之所惡也躍千亦不幸

有才而至於此也躍于酒酣以往輒索筆賦詩其生平所作甚多而今存者僅此十九首題曰薄倖吟者蓋亦自傷其不遇而託于閨房兒女以抒寫其悲憤序有之言在此而意在彼君子可以哀其志矣余旣來廣陵卒卒未暇以爲而章叔屢寓書來促其于故人之情良篤也春寒雨雪客牕無事因書以寄之

張虞耕遺詩序

余自西徙白龍潭之上循岸過石橋吾妻之族姪虞耕居焉虞耕性嗜詩晨夕來舍以詩相質既而余去客淮南往必送返必過數年來如一日也夜或挈舟同泛烟波幼眇風露悽冷中流四望浩然有出世之思又嘗訪余蕪城偕游紅橋蜀岡之間蒲竹西歌吹之章即安陽廬陵之風槩相與太息者久之其人故足想矣虞耕爲明東海翁後以高材生屢絀於有司鬱鬱不自得未幾遂病卒二子興序興賡旣免喪錄其父遺詩若干首來請序二子皆從余問業者念虞耕之疇昔哀二子之不

忍死其親也序曰吾聞古人之爲詩也意主于一而不知其它故能工耳蓋專則聚聚則神凝神凝則巧生矣分則散散則思昏思昏則拙形矣王介甫之言曰以襲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光華馨采鮮縹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近世之爲詩者惟事獮祭稗販書帙滿前則心志贅亂塗飾爲工則性情汨沒以是而稱詩芻狗也糟魄也塵垢秕糠也蒙莊之所訶而介甫之所詆譏者也吾何以救之哉虞耕之于詩也則不然每拈一題必竭其心思每成一篇必期于淵雅筆硯之外不陳簡編鑑捶之

餘不蹈撫仿夫臨戰而觀孫吳之書運斤而講般爾之法鮮有不敗乃事者虞耕可謂知所守矣惜其未及中壽而遽卒不能大有進於風雅然卽其所錄者而觀之其庶幾免於折楊皇荂之譏也乎自今以往我有新詩疇爲之吟我有旨酒疇共之斟彼潭之上有月如襟我思故人實傷我心爲攬涕而書之

吳吟香遺詩序

揚子雲曰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是故爲詩者必有所宗宗漢魏則風古而格峻宗六朝則體新而詞媚宗三唐則調高而律嚴宗宋元則意別而才肆是故卽事寫情撫時託興低回俯仰變化離合而終不失其宗舍是則流僻邪散矣優侏儒獶雜矣曷可以登大雅之堂乎亡友吳君吟香鄉先生侍講八子孫館卿之子而相國王文恭公之外孫也少聰敏績學博聞慨然有志於功名旣數試南北闈不得薦乃一意去而爲詩舉凡懽愉憂戚疾病傷悼閑居逆旅與夫風雨

晦明登臨弔古懷人感舊抗髀悲憤一於詩寓之所作
無慮數百首而性嫻不自收拾今所存之詩皆其諸孤
於故楮敗篋中檢得之或從戚友處乞歸僅有什之二
三焉攷君之自爲年譜蓋嘗北走京師望泰山渡黃河
南浮江淮又嘗憩金陵眺六朝之故墟轉入五湖泛越
來溪探梅鄧尉尋天池石屋諸勝或襄羊峰泖間所至
宜皆有詩而茲編無之蓋君詩之放佚多矣然卽其存
者觀之君詩之蹊徑實近宋元擷其菁英而薙其蕪苒
挹其光澤而闢其塵蒙學而安焉不他嗜而遷焉可謂
有所宗矣向使天假之年鏃厲肅括老之以歲月奚難

揖讓裕之伯生而入廬陵臨川眉山之室哉惜其中道而隕而存詩又無多也烏噀其可歎也哉君之伯子所舉孝廉獻賦

行在見稱公卿閒其弟嗣宗孝顯皆諸生亦能詩諸孤方發憤於學而斯又從余游余哀君志之未遂僅以詩文鳴而幸諸孤之能自力思繼先世之緒用慰君於九原也于是乎書

太原王公瑟齋集序

烏噉人生得一知已可以不恨若余之於太原王公可謂知已矣自公薨至今將三十年于茲蓋無日而不思其人不得見見其詩如見其人焉雖公之馨歆光塵眇不可卽其忠主愛民恭慤悱惻之心待人遇物溫厚誠信之意未嘗不炯然流露於篇什而九原冥冥竟不可作也豈不痛哉始公之陳臬於嶺南也問士於藩伯薩公以余對時余客鄉人王學使所卽日具禮來迎旣至論詩而合蓋由粵而閩而京師而浙自臬藩陟撫復左遷以至於薨綿歷數載余無一日不從公而公亦視

余若家人骨肉未嘗一事不謀而行也其或它客有爭不能得者余爲反覆闕陳公始尚疑繼而可終而卒歸於聽從曰足下之言是也噫公之能受盡言非真知已而能然乎況於論詩一字句之閒乎此其所以久而益相得也公之爲治原本經術廉靜劾去屏去世俗一切之好退食餘暇則專意於詩其鄉舉出高文良之門揣摩有自然文良雅尚中晚而公宗盛唐抑亦善變矣蓋公之詩自寫其性情之真而兼資載籍之博出之自然動中律呂故宜涵蓄泓演雄厚俊邁獨立萬物之表詭攬一世之奇負乎其不可及也吾聞唐之陳拾遺李供奉

奉宋之蘇端明元之虞道園明之楊孟載皆蜀產而後
五子之銅梁張肖甫又公同縣人由今觀之肖甫不知
取法先民力追前軌唯隨聲依附拾王李之藩以視公
詩何如也公之同時若長洲許子遜廷鏐永福黃莘田
任先師吾鄉黃宮允公同姓叔父太倉光祿公宮傅秀
水錢香樹先生皆與公倡和往往見於集中今諸公久
沒獨香樹先生暨余在耳序公詩而回憶疇昔能無知
已之痛也哉公有子六人其三已卒來請序者其季汝
嘉汝璧皆從受業今汝嘉爲其鄉解首方旅試於禮部
而汝璧已成進士典銓弟兄俱工詩能世其家云

學福齋集

卷之六 序

禾中汪氏三世詩序

吳氏傳家集序

金壽門遺集十種序

胡繩集詩鈔序

南樓吟藁序

方婉儀半格集唐詩序

榕吟藁自序

幻花菴詞序

江橙里練溪漁唱序

倚聲襍說序

學福齋集卷六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禾中汪氏三世詩序

禾中汪君彝鼎將彙梓其曾大父以下三世之詩丐序于余其曰鷗亭漫藁六州噴飯集西湖近藁者曾大父周士先生之詩也曰金陀漫藁者大父熾南先生之詩也曰雲壑文餘者父方岳先生之詩也三先生之詩爲之序者有若丹霞澹歸今釋姚江黃梨洲宗義吾鄉吳曰千騏寧都魏叔子禧吳江俞右吉南史淳安毛稚黃際可長洲顧俠君嗣立皆高士名流閎博君子余非其

人也顧令踵而執筆乎雖然汪君之羣從康古豐玉石皆余舊而其子大經又從余游非可以衰拙辭也爲之言曰古之以文章世其家者不多觀漢之司馬氏劉氏班氏父子相繼晉之王謝人各有集無論已陳隋之際則荔世南之于虞也唐則亮遂良之于褚也收元超元敬之于薛也審言甫之于杜也逮宋而蘇之洵軾轍過以文名者三世晁自文元至公武用翰墨顯者七葉矣何其盛也汪氏之於禾中周士先生旣振起東南其弟晉賢季青兩先生亦俱以詩鳴與曹侍郎朱檢討往來倡和其同時友善非遺老隱君卽古德魁士投轄題

襟風流相尚所居在范蠡湖之濱岳倦翁之金陀別館
也喬木猶存觴詠繼作徵歌選伎意氣豪上其三世之
有集也縱未能抗迹于古人乎其去玉山之顧氏及身
而止者故已遠矣夫弓人之子恆爲弓冶人之子恆爲
冶數世而不徙業必食厚利于後三先生之詩夫旣見
稱于時矣今汪君與其子又能刻苦爲學思紹其先人
本固則末茂積厚則流光豈獨詩爲然哉汪君之先皆
有列于

朝其尊府亦受封已具志傳中故茲不復著云

吳氏傳家集序

歙之吳氏其先左臺監察御史諱少微者以詩顯於唐
歷十七傳而至宋友堂先生諱昶者從游紫陽之門曾
和朱子梅花詩始徙居於郡西之向杲益以詩鳴其族
曰蕃以滋勝國中葉有月溪先生諱希聲者始編其先
世之詩若干卷曰吳氏傳家集歲久殘佚裔孫某踵而
輯之其賢從士岐實來請序因僭書其端曰夫人才之
出常竝世而生亦或一門而聚粵自七穆賦詩以還向
歆彪固父子繼承太原琅邪門材鼎盛降及唐世李氏
花萼寶氏連珠蘭藻紛綸載在傳記宋則眉山之蘇南

豐之曾西江之三孔二劉諸洪人各有集彬彬乎代有聞矣其在明時王氏有文獻集陳氏有義谿世豪譚統之士傳爲盛軌皆焯然在人耳目者月溪先生之撰是編也其有志於法古乎其曰傳家集者其卽寓敬宗收族之思乎攷唐長安中左臺與武功富嘉謨同爲晉陽尉有魏倚谷者爲太原主簿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偃不競左臺與嘉謨獨本經術雅厚雄邁世爭效之號吳富體其詩才情恣肆籠罩千古宜爲斯集之冠友堂先生雖存詩不多而金陵送別一篇纏綿悱惻能振家風以及古梅之清警月溪之秀野蓉村之奇

勁損菴之高潔皆足樹幟一時傳輝奕業蓋吳氏之詩
左臺肇於先友堂以下諸公承於後與夫凡有列於斯
者莫不胚胎前光比肩林立雖司亭毒者若萃美而厚畀
焉抑亦世德之所鍾也源漸江而游三十六峰過向杲
之里其庶幾烏衣青箱之慕乎是可序也

金壽門遺集十種序

浙之西有處約名高之士三人焉一日金君壽門農一
曰丁君龍泓敬一曰吳君西林穎芳是三人者生同方
學同志壯而或游或處其蹤跡若不同而茫然徜徉於
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弗載于心則無不同也吳君於書無所不究而尤專篆
緯樂律說文音韻之學撰著能補古人丁君工篆隸八
分精鑒別所刻繆篆人比圭璧金君喜爲古詩及銘贊
雜文晚益力於書畫四方爭購之今其弟子羅兩峰聘
將謀彙刻者皆是也然丁君爲人孤介絕俗金君性剛

不能容人過吳君樂易好推獎接引怕怕無不愛也年來金丁二君先後沒吳君巋然獨存不倦於篇籍丁君諸子克繼先業而金君游漢上曾致數千金隨手散盡窮老無歸竟以病卒逆旅爲可悲也金君沒在乾隆甲申之九月距今已六載竹素亡佚賴兩峰留心訪尋已刻未刻爲種有十皆收自友人家及葱肆貨郎擔者其病中爲童子盜鬻者則不知所歸矣烏噫其可惜也已今夏兩峰來告曰鏝有日矣敢乞一言三君同越產又皆余友而金君同客淮南最久而習因其剗剔之役故樂爲學者牽連道之且以嘉兩峰之篤於師門也

胡繩集詩鈔序

勝國時吾鄉閨秀范夫人以能詩聞朱檢討竹垞撰明詩綜曾采之夫人系出文正爲太僕中方曾女孫孝廉君選子女子而大參長白之從女孫是歸諸生胡君晚生亦世家知名士也夫人有胡繩集八卷長白先生實爲選刻陳徵君眉公所手評者也歲久版失故楮零縑罕有存者夫人之曾孫鯨發懼先著之失墜訪求積年摭摭散佚重爲編輯得古今體詩若干首分上中下三卷曰胡繩集詩鈔而問序於余當明之季東南士大夫徂於承平之久相尚以吟事爭奇炫能幾埒下江左

之盛當是時太倉張氏兄弟興復社而吾郡陳黃門幾
社繼之流風所被遂及閨閣陸卿子徐小淑沈宛君與
女葉昭齊瓊章姊妹皆其選也徐爲夫人之從祖母師
承有自家有園池林木之勝留連景物抒寫性情篇什
繁富贈炙峰泖間駿駿播於吳會至今猶多道之者夫
人之詩尤長於古其五言原本樂府而聲情橫溢得晉
宋六代之遺其七言長篇上宗鮑明遠下亦規仿張王
其感慨時事激昂用壯庶乎秦風之板屋至其永懷所
天登樓望遠恆多藁砧山上之辭明月刀環之句蓋由
明制歲潛東南粟官收民兌閭左踐更經年行役讀其

詩而哀其志其有卷耳汝墳之思乎

南樓吟藁序

古之女子類能詩蔡人妻之芣苢周南大夫妻之汝墳
申人妻之行露衛宣夫人之柏舟定姜之燕燕莊姜傳
母之碩人伋傅母之二子乘舟息夫人之大車見諸傳
記與雅頌並垂然皆憂時嗟亂傷心感疾懼愉之辭少
而愁歎之音多哀思慘戚有令人不忍卒讀者夫天旣
生是人豐其才而屯其遇當時悲之千百世以下共悲
之是獨何爲者耶豈所謂命耶抑數使之然耶天亦不
得而自主耶吾觀世之蓬頭鬢耳齟脣歷齒之屬手未
觸書史目不辨朱碧擁金玉矣被褊狄矣育子姓而饗

壽考矣彼所謂茂美嫺篇章者非嫠卽獨非寒下卽婁甚且愁病困躓以至於蚤隕是詩者不祥之物也徐媛若冰余弟子也性慧喜稱詩善病多愁年三十五而死之日以遺藥數百篇屬爲刑定往來奔走卒卒無暇今春始得刻於廣陵蓋存者什之四三焉若冰才雖不及古人而嗜詩則篤其生之不辰命之不長未必非詩有以致之是詩者果不祥之物也然彼富貴壽考者卒與草木同腐而貧病蚤死若徐媛幸有所遺之詩庶幾竊附於茅苴汝墳之義論世之君子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則吾之悲其亦藉以少紓也夫

方婉儀半格集唐詩序

集唐之製始於明季浙東吳下組紉間出至

聖朝而鉅公耆宿若秀水朱氏新城王氏集杜諸作渾然天成先師黃宮允公後起爭霸所撰香屑集無體不備無篇不佳集于狐之腋刻三年之楮讀者望洋驚爲觀止幾於偃師束手天孫遜巧矣廣陵女士方媛婉儀來從問詩余以香屑集授之未半載凡有所作輒擬爲之所謂半格集唐是也余語之曰夫爲中天之臺者必起於寸壤穿九曲之珠者必由於豪芒行萬里之塗者必發於跬步善致力者苟爲之而不止則雖中天之高

不難成九曲之幽不難徹萬里之遠不難至若一從焉
一違焉卽寸壤豪芒跬步亦不可幾矣今婉儀之半格
詩工矣於先師之集唐得其一而未得其全也使守故
而不變焉自畫而中輟焉是淺嘗而不濟其敵也以婉
儀之聰明好學豈願其詩之止於是者哉吾之所望於
婉儀者亦豈願其止於是哉善爲藝者不以一長名善
爲工者不以一器貴婉儀亦勉焉而已矣婉儀之王父
實村先生爲時正人其尊府酌圃有名江表良人羅君
兩峯又才彥也在室有謝庭家集之盛爲婦得閨中倡
和之樂一門之內皆尙風雅此尤世之所罕者也婉儀

初刻白蓮半格詩武林杭太史堇浦實爲之題是役也
余繼之衰耗無學媿乏藻翰之文竊附他山之義云爾

榕吟藁自序

嶺之南多嘉植而榕獨以惡木名牛頭之檀虎斑之樹
構方物者日尋斤斧焉而此惡木幸以不材存余寓齋
之北有榕鬱然優游少託吟嘯其間觀其擁腫支離不
中梁柱曼衍自放閼塞行路此其宜以不材目也若夫
暖風扇物時鳥和鳴新葉刺天綠流衣袂翳高閣之涼
景栖清池之暗芳或亦少收其用焉是皆足以狀吾詩
也余于癸丑冬偕王給諫東麓去燕之粵忽忽三載前
後所作漸以繁積暇日芟存名曰榕吟拊歲月之崢嶸
歎皐壤之搖落側辭怨什參半其中藉以自寫性情非

敢僭託比興然以余詩之鄙而辱榕是名則又此榕之
不幸也夫

幻花菴詞序

世之論者每曰詞與詩不兩能豈以詞之筆貴柔詞之調易弱詞之語側豔而近姪凡此皆足爲詩病邪是大不然太白唐大家也菩薩蠻憶秦娥爲填詞之祖他若韋左司戴幼公王仲初白香山劉夢得詞與詩並傳而溫飛卿尤稱流麗爲花間之冠詞果何害於詩邪下逮趙宋而晏同叔歐陽永叔秦七黃九之徒先以詩鳴南渡後白石生詞苑老仙老學菴詩林名宿其詩其詞未嘗偏廢詞果何害於詩邪蓋詞者古樂府之遺原本於詩而別自爲體夫惟思通於蒼茫之中而句得於鉤索

之後如孤雲澹月如倩女離魂如春花將墮餘香襲人
斯詞之正法眼藏耳彼爲目曉之論者不知詞并不知
詩者也故夫竹屋梅溪費洲碧山玉田蛻巖及近時之
竹垞畊客實傳鄱陽之法乳者今觀諸家之作神清骨
峻條然出塵皆有當於風雅詞果何害於詩邪鄉先生
幻花老人工詩而兼擅倚聲自編所爲詞若干卷曰幻
花菴詞蓋仿黃叔暘散花菴詞而名也旣沒長君芋村
初刻老人澹吟樓詩余旣僭爲之引今茲將有事於此
復繼以請適秀水王比部穀原全椒金孝廉搜亭同客
淮南余方閤詩詞不兩能之說因取老人詞共觀兩君

洞徹綱要意無滲漏首肯余言相視而笑夫幻花老人
之詩其旨趣在王孟之間及爲長短句又能宗尚石帚
玉田刊落凡豔求之色香味之外而獨領其妙平生專
修淨土去來如意凡有所作皆從靜境中流出故不假
思惟自然各臻於極也余私幸鄙言之足徵又辱兩君
之印可輒牽連書於簡末余非知詞者聊質老人於九
京且以諗芋村也

江橙里練溪漁唱序

詞乃詩之餘而與詩異論詩者曰曲而有直體又曰廉而不剝詞則無取乎直與廉也此異之可見者也其爲體也閑靜其爲境也幽遠其爲辭也清婉其爲思也杳渺篇無滯句句無累字乍陰乍陽不背不觸若弱綫之貫珠若幽花之獨笑若倩女之離魂若秋墳之鬼哭取之于有無恍忽之中辨之于微芒疑似之際如是而后爲得也此異之不可見者也是故卽事留題觸景寫物凡懽愉愁苦哀傷慘悼與夫閨房兒女邂逅別離馳驅行役有動于中而發乎言味之而愈深卽之而若近彼

皇元集卷之
夫南渡以後之爲詞者有一不出於此者乎其不出於此者亢厲噍殺鄭衛下里之音耳吾惡乎取之逮明此道中晦卽玉茗四夢妙天下而詞則絕妙

國朝作者踵出直追趙宋小長蘆陽羨二家譬猶西方之伽陵頻伽丹穴之鸞鳳所當則而效之者然世效之而似之者誰乎而況于白石玉田乎吾友江君橙里少嗜倚聲饒有清致中年傷於哀樂每有所作動規先民其所鈔練溪漁唱若干卷蓋深知詞與詩異之故筆不苟下橐輒數易剗鉢肝腎磨濯神志蓋幾幾乎闢南渡之門庭而與近之作者竝雖自汰甚嚴所存不啻半珠

一粟而其苦心孤詣善學古人審音者望而可知也練
溪在歙之東鄉江氏世居于此故以自名其詞云

倚聲雜說序

倚聲雜說者長興朱君公放之所作也詞始于唐五代十國而尚于宋曲肇于金而盛于元時會所趨各有由致發于天籟之自然人不得而主之也吾觀今之曲所謂慢詞近詞者詞居曲之三是曲者詞之餘也曲爲詞之餘猶詞爲詩之餘也然則曲何自昉乎曰左氏傳云曲而有直體國語云瞽奏曲楚詞云四上競氣樂府之短簫鐃歌鞞舞拂舞歌鼓角橫吹胡角相和歌吟歎四弦平調瑟調楚調白紵歌清商皆古曲也自漢哀帝時官失其守雅樂雖廢曲之節奏自傳民間六朝迄唐有

立部坐部之分今詞曲之節奏大約坐部之遺元曲有北而南繼作九宮一十三調或存或亡者不免焉要之今之樂猶古之樂夫能調之喉宣之管弦合四海九州而無不以爲諧者卽使牙曠復生亦必交口而贊之矣第不可于今之所謂曲者尚有奴主出入之見郢書燕說之譌焉是魯酒而濟以水也惡在乎自詡知音也哉朱君之爲是編旣于宮調曲名體格句法套數文體斤斤乎辨之而尤于聲韻之清濁陰陽上去與夫務頭煞尾稱若權衡照若鐘燧晰若毫芒而審若近遠蓋朱君研窮傳記考究鐘律泛覽金元明人之雜劇散套積有

歲年知深而見徹故于此編偶論著焉蓋其學有超乎
阮逸魏漢津之徒者豈與喬王關白較其短長哉朱君
爲湖名族有聲膠序間以性之不羈也少放于詩若文
復放于酒旣困場屋鬱鬱益不自得去而放于書畫篆
刻中年則放于詞曲音律絲竹將老而未知返也蒙莊
之所謂天放者君豈其人乎要皆激于天籟之所發君
亦不得而自主也其氏以放也其自知之矣朱君客于
吳吳中賢士大夫無不願招致君君夷然不屑也此可
以知其行矣舊冬今夏余兩遇君于廣陵數出是編乞
序余觀朱君依隱翫世蓋莊生徒也遇諸形骸外者也

其書卽駢拇支指也故醉以酒而重之以辭